《看上去很美》  
颠覆时空的另类记忆  
——评电影《看上去很美》  
《看上去很美》是著名导演张元根据王朔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一部电影。该片画面精美，镜头运用流畅生动，背景音乐典雅成熟。而整个故事轻松幽默，又不乏含蓄的思考和批判，蕴涵了导演对逝去的红色时代的体悟。在该片中，张元发展了《回家过年》中熟练的生活细节叙事，并结合了《东宫西宫》等电影中利用另类视角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历史记忆的叙事方式，成功地演绎了一次儿童狂欢游戏式的20世纪60年代“胜利大逃亡”。  
儿童化视角的娴熟运用，是该电影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整个故事发生的时空是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的一所幼儿园。张元在整个电影中，基本上运用了一个顽劣的儿童—方枪枪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并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其他孩子比如南燕、北燕、于倩倩、毛毛等小朋友的故事。可以说，从外表上看这完全是一部儿童电影。但是，电影的深度思考功能恰恰体现在这种儿童视角对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红色记忆的另类叙述，儿童们用自己稚嫩、充满幻想又有几分荒诞的眼光，验证了成人世界对儿童的压制和权力控制，也验证了成人世界内部的虚伪和做作，特别是对待性的问题。在男童方枪枪的眼中，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大的游戏场。一切都是那样有趣，充满了幻想和可能性。他在幼儿园里欺负小朋友，捉弄老师，逃课，并不断搞恶作剧。电影开始的时候，方枪枪总是在梦中看到黑色的天幕下有着漫天的大雪，而他光着身子在雪地上撒尿。在这样的梦后，他总会尿床。这也暗示了儿童的梦境在现实逻辑中的尴尬处境。在他的眼中，严厉的李老师变成了一个长着尾巴的妖怪，他煽动其他孩子试图把李老师捆起来……儿童化视角的运用，让这个故事充满了幽默的色彩，并形成了和严肃刻板而虚伪的成人世界的对比。故事最后，叛逆的方枪枪被老师和其他孩子们孤立，他孤独地站在石凳前面对着黑夜的来临，这也暗喻着儿童世界的软弱无力和成年的阴影的到来。  
对红色文化记忆的另类颠覆，则是导演张元贯彻王朔小说原著所体现出的一种探索精神。整个电影在儿童化的视角下展开，却通过幼儿园这个平凡的文化时空，另类地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的文化想象和细节回忆。比如，当时的幼儿园所呈现出的强烈的军事色彩。不但如方枪枪等儿童的父母都来自部队，而且他们的名字也带有着强烈的军事印记。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仍然是打仗、负伤之类模仿军事活动的行为。而对于幼儿园中的成人世界而言，他们对儿童的管理也是半军事化的，统一的军绿色的服装，统一而严格的作息、吃饭、上厕所的制度，其中，最能展现张元对那个时代思考的莫过于幼儿园的奖惩制度—“小红花”。《看上去很美》的英文版标题正是“RED FLOWER”。“小红花”是对小朋友们的奖励，也是那个军事化、意识形态化社会的一种具有象征性的能指镜像。“红色”象征着革命，而以红色为代表的奖惩，不过是一种规范与惩罰的控制措施。当孩子们按照大人的标准吃饭穿衣的时候，就会被奖励；反之，则会受到惩罚。这里，张元也暗喻了一个时代对人的精神控制。这里，小红花规则唯一可以更改的力量，还是权力。只有当汪海的父亲，一个官员出现的时候，小红花的评比规则才有了变化。连园长和老师们都要巴结领导，而改变这一评比。同时，这种文化记忆的颠覆，还表现在暗含于儿童化视角背后的成人视角。特别是当方枪枪违反了规则，使用了暴力欺负小朋友的时候，惩罚出现了。方枪枪的一句国骂，既表现了那个时代规则潜在层面的粗鄙，也表明了儿童世界无意间对成人世界真相的一种戏仿。在这里，张元还巧妙地运用了“性意味”和“成长”主题。当方枪枪和北燕懵懂而幼稚的游戏被老师们命名为“不要脸”的时候，所有成人的规则都侵入了儿童的世界。而这种对方枪枪的惩罚，最有力的并不是体罚，而是“孤立”，即让个体彻底地被排斥在群体之外，这也可以看作一个成人仪式的代价，方枪枪以“孤独”的命名实现对世界早熟而绝望的感受。这也是那个时代个体生命在群体命名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同时，这部电影也展示了张元一贯的对电影形式和技术的追求。张元的电影，并不运用大量隐喻性的画面和长镜头，因为象征性的道具会考验观众的耐心和细心，而是擅长用华美丰饶而又含蓄隽永的画面和声音，吸引观众的心灵，通过不动声色的细节刻画，打造一个有意味的电影叙事故事。我认为，张元是中国会讲故事的导演之一。我们还看到，张元的镜头语言运用也越来越活跃，极少静止的长镜头，而大多运用变焦，大纵深、多角度拍摄，并和精致而紧张的近距离镜头结合，注重有张力的生活细节的表现。例如方枪枪在木马上旋转一节，张元非常精彩地使用了旋转镜头和特写镜头，表达了方枪枪激动、迷惑等复杂的心情。而在表现幼儿园生活时，则充分利用了全景、中景和大远景、特写等方式，极力表现幼儿园中整齐划一的时代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张元对背景音乐的运用。背景音乐以小提琴和钢琴为主，在那舒缓而充满梦幻色彩，又不乏一丝忧伤的音符之中，方枪枪的童年幻想被很好地衬托了出来。同时，背景音乐也随着剧情的改变而改变，当出现了幻想中的李老师长尾巴的情节时，整个音乐变得欢快而跳跃，而当方枪枪一个人孤独地被群体放逐时，音乐则变得更为伤感而有悲剧感。  
评析  
这是个熟练的评论家的文字，分析这样的文字会对考生的写作能力有一个提高或者说启发。因为评论文风的形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写作者的一种写作追求和倾向。房伟博士的这篇评论就是从影片的整体风格上先对影片做出定位，然后抓住他认为最有特色的地方作总结。那就是该片导演采用的儿童化视角和对特定岁月中的红色记忆的颠覆性描述。可以说，这篇文章开门见山，非常简洁地表达出了中心论点。下面就看作者是否能够紧扣主题展开论证。  
儿童视角是影片中可圈可点的地方。作者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论证。即儿童视角在影片中是如何应用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具体表现有哪些。这种贴近人物性的分析，让电影的人物有了更多可以深入的角度。在论证这些问题时，作者时不时地选用电影中的一些细节作为论据，让自己的论证更加充分而有效。在论证这些问题时，一般的考生会出现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影片中记录下来的细节都堆砌起来作为论据，这样不加选择只能导致论证混乱而没有重点；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将论证过程当作影片的复述过程，导致本来充满逻辑推演和分析的论证过程成为简单的情节复述，丧失了论说文基本的特点。  
影片的隐喻色彩也很明显。作者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论证过程中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影片中借助儿童视角对红色记忆的颠覆性叙述具体表现有哪些，又是如何叙述的，在影片中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情节。比如出身军人家庭给方枪枪带来的符号化特征，从着装到日常生活的要求都有了军人的特点；从幼儿园教育开始的来自精神世界的责罚和压制；从儿童游戏到被成人世界斥责为“不要脸”等典型情节，这些都成为丰富的论据。  
文章最后作者充分应用了他对电影基本理论的熟悉，对电影从技术层面进行进一步分析。这样的分析又不是游离主题和中心论点的，这使得他的评论更具有专业性和指导意义。